

记者 刘宗智 济南报道

陷入“魔改”争议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47年，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书讲述了弃儿希斯克利夫与庄园小姐凯瑟琳之间跨越生死的灵魂爱恋，也因那近乎野蛮的情感张力和对社会阶层的冷峻剖析，被誉为“英国小说史上最奇特的小说”。

由埃默拉尔德·芬内尔执导，玛格特·罗比与雅各布·艾洛蒂主演的新版《呼啸山庄》，自今年2月在海外上映以来，已斩获超过2.1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然而，与票房火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围绕影片选角与尺度的巨大争议。在原著中，男主角希斯克利夫被描述为“肤色黝黑的吉卜赛人”，有着“黑色的眼睛”，其身世背景的模糊性被许多学者解读为对当时奴隶贸易或爱尔兰移民的影射。然而，导演芬内尔却起用了澳大利亚白人演员雅各布·艾洛蒂。这一决定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许多原著粉丝认为这与作者的精巧构思背道而驰。

面对汹涌的争议，导演芬内尔解释称，她想还原的是自己十几岁初读原著时那种“原始的”感受。截至当下，影片在“烂番茄”网站的新鲜度仅为63%，观众评分亦不算高，口碑与票房之间形成了一道耐人寻味的鸿沟。

百年35次改编

事实上，《呼啸山庄》的光影旅程，早在默片时代就已启程。近百年来，一代代电影人怀揣着自己的理解，在约克郡那片苍凉的荒原上，反复描摹他们心中的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正在上映的2026年影版《呼啸山庄》，是这一文学名著的第35次影像呈现。

1939年，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巨匠威廉·惠勒，以黑白影像首次将这部作品带入经典殿堂。劳伦斯·奥利弗塑造的希斯克利夫，成为影史上永恒的“忧郁情人”。这版电影虽只撷取了原著前半部分的精髓，却凭借其精湛的叙事、诗意的氛围与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视觉成就，确立了《呼啸山庄》浪漫悲剧的经典范式。它巧妙地强化了人物间的戏剧冲突，为后世改编奠定了美学基调。

此后，希斯克利夫的面孔在银幕上不断演变。1992年，拉尔夫·费因斯与朱丽叶·比诺什的版本，让角色的“野性”全面复苏，成为部分影迷心中的经典。2009年，汤姆·哈迪主演的电视电影版，则以更贴近原著的忠实度，获得了不少原著粉丝的认可。

进入21世纪，改编的视角更加多元。2011年，女导演安德莉亚·阿诺德大胆启用罗姆人后裔詹姆斯·豪森，首次在银幕上还原了那个“肤色黝黑”的希斯克利夫。她用手持摄影与自然光线，将观众粗暴地抛入荒原的泥泞与狂风之中，最终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杰出技术贡献奖。

自带流量

《呼啸山庄》之所以能不断被激活，成为滋养无数创作者的灵感源泉，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品本身丰沛的“多义性”与深刻的“现代性”。

经典文学作品历经时间的淘洗，拥有跨越国界与代际的庞大读者群。这意味着改编电影在上映之初，便拥有了基数可观的观众。以《呼啸山庄》为例，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已被译介至全球近百种语言，是英美文学课程的必读篇目。

2026年新版电影上映前，原著销量在英国本土单月暴涨近五倍，充分印证了“影带书、书促影”的双向联动效应。对于制片方而言，这种天然的受众群体极大地降低了市场推广的成本与风险。相比于原创剧本需要从零开始培养观众认知，名著改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据好莱

第35次改编，《呼啸山庄》争议不少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
最新电影作品

呼啸山庄

3月13日，改编自艾米莉·勃朗特同名传世经典小说的新版电影《呼啸山庄》，正式在中国影院公映。自1920年首部默片问世至今，算上正在上映的2026年影版《呼啸山庄》，这部充满“狂暴激情”的文学作品已在百年间经历了35次光影重塑，成为跨越时代的灵感源泉。究竟是什么魔力，让这些百年文字在流动的影像中始终呼啸不息？



《呼啸山庄》剧照(1992年)

《呼啸山庄》剧照(1939年)

坞业内数据统计，经典文学改编电影的平均投资回报率长期高于同成本级别的原创剧本，其“保底”效应是片方青睐有加的重要原因。

尽管口碑褒贬不一，但新版《呼啸山庄》在海外市场凭借玛格特·罗比、雅各布·艾洛蒂的明星号召力，依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北美首周末票房即达3480万美元，全球票房更是在短时间内突破2亿美元大关，远超其80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这股热潮甚至蔓延至旅游领域，影片取景地英国约克郡的在线搜索量飙升，显示出经典IP强大的辐射效应。

跨越时代的共鸣

除了市场，经典也为创作者提供了一份坚实的“叙事蓝图”。艾米莉·勃朗特构建的两代人的爱恨纠葛、哥特式的荒原氛围，以及超越世俗的灵魂叩问，本身就具备极强的戏剧张力。改编者无需从零搭建世界观，而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如何用当代视听语言重新诠释那些永恒的主题。这种“站在经典肩膀上的创作”，既能保证故事的基本品质，也为艺术创新提供了基底。

更深一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恰在于其“不可穷尽性”。艾米莉·勃朗特在写作中故意留下了巨大的模糊空间。希斯克利夫究竟来自何处？凯瑟琳对他的爱，究竟是灵魂的共振还是自我的投射？故事的结局是救赎还是虚无？作者将评判的权利交给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赋予后世改编者不断诠释的自由。正是这种深刻的“现代性”，使得《呼啸山庄》中关于爱与恨、阶级与身份、创伤与救赎的探讨，能够引发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的共鸣，让改编电影天然具备全球发行的潜力。

此外，经典文学改编作品往往被视为“有追求”的艺术创作，更容易获得电影节和评奖机构的青睐。1939年版《呼啸山庄》斩获奥斯卡最佳摄影，2011年版《呼啸山庄》荣获威尼斯电影节杰出技术贡献奖，2025年的《基督山伯爵》横扫法国凯撒奖14项提名，这些荣誉本身就是经典IP附加值的体现。

对于演员而言，出演名著中的经典角色也是一种挑战与荣耀，能够极大提升自身的艺术声誉。玛格特·罗比接下凯瑟琳一角，雅各布·艾洛蒂挑战希斯克利夫，背后都有借经典角色实现艺术进阶的考量。

寻找创新之道

《呼啸山庄》的口碑争议并非孤例。同为经典改编，2025年备受瞩目的法国影片《基督山伯爵》，便是一个生动的参照。这部制作精良、横扫凯撒奖14项提名的作品，被盛赞为法国电影工业雄心的证明。然而，赞誉之下，亦有清醒的评论者指出其“微妙的失落”。

为了将大仲马的鸿篇巨制高效地压缩进标准的三幕剧，主人公在伊夫堡监狱十四年的灵魂淬炼与精神成长，被简化为一场“速成课”，其蜕变失去了时间的重量与思辨的深度，被遗憾地比作“法国蝙蝠侠”。同样的困境也曾降临在2013年版《了不起的盖茨比》身上，导演巴兹·鲁赫曼用华丽的视听语言精准捕捉了爵士时代的声色犬马，却难以复现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份冷静的疏离与悲悯的凝视。

成功的改编，则提供了另一重可能。影史经典《乱世佳人》将宏大的南北战争史诗与斯嘉丽、白瑞德等人的命运沉浮完美交织，既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内核，又以卓越的电影语言赋予故事全新的生命力。而2005年版的《傲慢与偏见》，则以清新自然的风格，将简·奥斯汀笔下微妙的情感博弈与社会观察，细腻地呈现在如画的英国乡村风光中，赢得了新一代观众的喜爱。

这些案例都表明，改编不是简单的“翻译”或“搬运”。它既要尊重经典的“魂”，又要赋予其时代的“形”。在追求商业成功和视听效果的同时，如何平衡好与原著精神的契合度，是每一位改编者都需要深思的问题。经典改编最稀缺也最深刻的力量，或许正是那份敢于慢下来、沉进去的耐心，以及在喧嚣的表象之下，对人性永恒命题进行不懈追问的勇气。